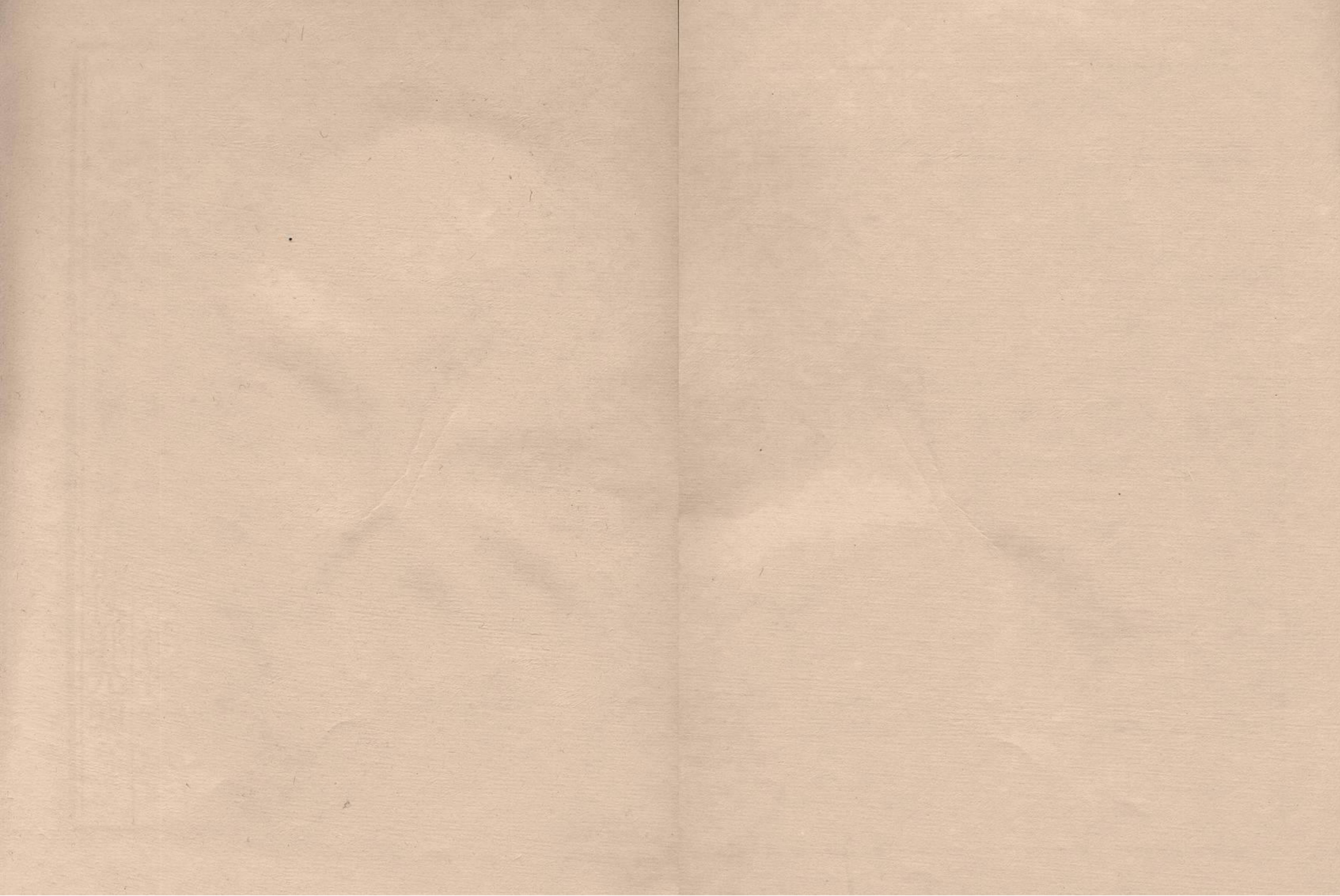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七



祖逖北伐

晉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

三原宗

而逖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左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相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劭又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又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又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太丘樊雅猶



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郎將王含相宣時爲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勢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旣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相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大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三良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祖逖節度事復召袁還建康

大興二年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

三九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

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弟三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鞏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赴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挑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挑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

連上臺又使數人糶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以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己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爲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重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

肥秋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大興二年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荊州刺

史王粲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粲曰
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
訪爲梁州足矣粲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
軍餘如故訪大怒粲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枕以
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賢可以寶悅邪訪
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粲之志守宰有缺輒補
然後言上粲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
士衆皆爲致死知王粲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粲
由是終_終之世未敢爲逆粲遣從事中郎郭舒監
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沔北

諸軍_馬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爲右丞粲留不遣

王粲_弟 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粲與從

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粲總征討道守專機

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

天下後粲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

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

之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

命之功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

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粲益懷

不平遂構嫌隙初粲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

郡錢鳳於粲粲以爲錢曹參軍二人皆巧譖凶狡

知躬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躬寵信之勢傾
內外躬上疏爲導訟屈辭語然望導封以遂躬躬
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
夜召承以躬疏示之曰王躬以頃年之功位仕足
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
早裁之以至今日躬必爲患劉隗爲帝謀出心腹
以鎮方面會躬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其平爲湘
州刺史帝謂承曰王躬姦逆已著朕爲惠室其勢
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
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
湘州經甸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
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
詔曰晉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
爲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
斯乎承行至武昌躬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
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鈔刀豈無一
割之用躬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
不武無能爲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
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爲征西將軍
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
肥丹楊尹劉隗爲鎮北將軍都督清徐幽平四州

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
實備王粲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
帝皆與之密謀粲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
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
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
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
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心
也粲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
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粲故并錄三遺辭
史中丞 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六業不
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徇佞賢
虧旣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 春正月王粲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
卜筮知粲必爲亂已預其禍其憂之大將軍掾顧
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粲旣
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
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曼社之兄孫也曼鯤終
日酣醉故粲不委以事粲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
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
禍然城狐社鼠粲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
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粲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
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亡女興事役勞擾士

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
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
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
應郭勣以充爲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勣至蕪
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勣憑恃
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勣勣者封五千
戶侯勣兄光祿勳言乘輕舟逃歸于勣太子中庶
子温嶠 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
無濫邪 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
安可與 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
狼抗無 其意寧有限邪勣初起兵遣使告梁州
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勣升舟而卓不
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勣勣驚曰甘侯前與
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
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
或說卓且偽許勣待勣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
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
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勣旨告順
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思
於王室耳今主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

絕之勢遣參軍栢熊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栢熊以悝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自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_一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

同舉兵_一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_一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太遠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栢文之功也卓曰栢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躡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

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
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實融之比
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
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歸
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
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
旣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
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
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
倍之矣、何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
以順討也豈王舍所能禦哉逆流之衆勢不自救
將軍之卒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旣
定據其日頁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
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
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新恐卓於後爲變又遣
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
事新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
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
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
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
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
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

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
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
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
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
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
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
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
又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城池不完
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
據零圭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
苟免之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

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
軍騫不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騫偕至長沙遺譙
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
圖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
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殞命而至止尚淺
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疑
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徵戴淵劉
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
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
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庾
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日詣臺待罪周

顓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
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
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顓不與言顧左右曰
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
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
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
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
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
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
安東侍 假之以周顓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
僕射立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

敦用行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
都督石 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
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
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
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
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
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
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
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
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
戴淵帥衆攻石頭王道周顓郭逸盧渾等三道出

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
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鞅諫曰殿下國之儲副
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軫擁兵不朝放
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
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
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軫曰
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
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
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
避禍協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
可不仁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

乘素一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
送首步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
卿百官詣石頭見軫軫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
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軫曰吾今此舉
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
忠軫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
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
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軫爲丞相都督中
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
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軫欲專國政忌帝
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以克建康謂

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孰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後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躬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孰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 之猗說孰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 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 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 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孰曰若不爾止當誅爾又不答丙子孰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先是孰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 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怙然矣孰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柰何戮諸名士孰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 人嶠以獻

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彭乃釋之黜為領軍
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顓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
臣王彭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
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
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
彬勞彭彬素與顓善先往哭顓然後見彭彭怪其
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彭怒曰伯仁
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
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謗愕亦非阿黨而赦後
加之桎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彭曰兄抗旌犯
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
淚俱下彭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
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彭起謝彭曰脚
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彭曰脚痛孰若頸痛彭殊
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顓
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兵國殺內史張
茂初王彭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為彭參軍
彭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
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
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
留累旬不前彭既得建康乃遣臺吏自便旋

卓軍卓問周顛戴淵死流涕謂曰臣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躬上疏亦未敢遽危社稷適五岳據武昌躬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將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以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躬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更更彊塞以還襄陽意氣驕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粲以西陽王柔為太宰加王粲尚書令王虞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以朝行暮改惟意所欲躬將還武昌謝鯤言於躬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勲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躬曰君能以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朝鯤請侍從躬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之公夏四月躬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叙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之承可攻湘州急承遣該之從事邵陵周嶠聞出求救比日為邏者所之使嶠語

城中稱大將軍巴克建康甘卓深勇防外瑗理絕
時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
父殺之又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
父等攻戰日逼勢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父射
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
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拔長沙丞等皆
被執又將殺虞惲子弟對之號泣惲曰人生會當
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
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士簿相雄西曹
書佐韓四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又
見相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
志愈固荆州刺史王廙承勅旨殺不於道中階承
送承喪五即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曰意氣忼慨曾
無懼容躬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六曰此實有之
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
也躬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眾七皆賀之雄笑曰
吾安得生既而躬遣人潛殺之魏入求鄧騫甚急
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
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又又喜曰君
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
勳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甘卓家人皆勸
卓備王躬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而怒襄陽太

守周慮密承勅意詐言湖中多魚獲上進左右悉
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
於荻并殺其諸子勳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
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勳既得志暴慢滋
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
亮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
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亮等並凶
兇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
其將敗焉 王勳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
丑荊州上 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勳以下邳內史
王遠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在璽淮陰衛將軍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
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
陽王諒上 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甚新昌
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穎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薨罷司
徒并丞相府王勳以司徒官屬為留府 帝憂憤
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
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
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大寧元年王勳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
徵之夏四月加勳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
劍履上殿勳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上導為司徒

躬自領揚州牧躬欲爲逆王彬諫之三變色
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
耶躬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 帝畏王躬之逼欲
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鎮合肥王躬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
鑒還道經姑孰躬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三輔短
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三明平淡
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三之躬
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三躬惡
其言不少 相見久留不遣躬黨皆勸躬殺三躬不
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躬 王躬從子允之方總

角躬愛其聰警常以自隨躬嘗夜飲允之三醉先
卧躬與三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三處大
吐衣面並汚鳳出躬果照視見允之卧於三中不
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三志以躬
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三欲彊
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言爲征三將軍
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爲荊州刺史三荊州
河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 會稽內史周札
一門五侯宗族彊盛兵士莫與爲比王躬忌之躬
有疾錢鳳勸躬早除周比躬然之周嵩以兄三顛之
死心常憤憤躬無子養王含子應爲三嘗於衆

中言應不宜統兵，郭惡之。嵩與札兄二廷比自爲郭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郭誣周嵩，周廷與李脫謀爲不軌，收嵩廷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夏五月，王郭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口副。以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郭曰：「非當。」事非常人所計，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遂還武昌。

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衣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郭死，即作亂。又以竊得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郭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郭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郭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郭不聽。六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既去，而錢

鳳於後間止之因郭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
飲嶠爲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
太真行酒而敢不飲郭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
郭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郭曰
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郭曰太
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
躬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郭之
謀郭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
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
其舌帝將討郭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
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温嶠
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郭守石頭應
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
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
以吏部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
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
劉遐同討郭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
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
司徒導聞郭疾篤帥子弟爲郭發哀衆以爲郭信
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郭府列郭罪惡曰
郭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
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

天不長茲躬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道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遂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躬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躬之將士從躬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二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躬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躬素疑璞助溫嶠度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躬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躬乃收璞斬之躬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躬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躬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樊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

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
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六羊俱下兄之
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倭臣亂
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六將
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
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
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
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
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
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
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

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王含錢鳳眾
力百倍死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
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豈以
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正暴
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
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
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
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
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
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暉等
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

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礮之弟也躬聞含啟大
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
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其
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
官然後營葬事躬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蟻
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灌
帝使兵與沈植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
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忌也且丈夫
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
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
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

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憲舉
躬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躬所署淮南
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
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
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
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
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適倍運必摧
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平
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等
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千石沈充
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等

格濟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雲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敗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斬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斬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斬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

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沉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建康斬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外人錢與平匿得免其

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之瘞出尸焚之衣冠之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桁郗鑒言之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之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之敦家收葬於義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之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之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

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大僕有司奏王彬等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正之敦綱紀除名之佐禁錮温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晏之惠如陸玩劉涓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之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豈之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之甘之惟陛下仁之弟之鄰

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也於伏節也王歆佐
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也及帝崩身遠
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也冬十月以
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秉領太尉
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
陰蘇峻爲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
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
之莫不悅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永甘卓戴淵周顛虞望郭
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尚書下虛議以
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

年之事孰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
與札無異旣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
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
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
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負何贈謚之有
今三臣旣喪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
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躬之逆謀
覆霜日夕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孰前者之舉
義同相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

導議贈札

衛尉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 輔政以下 守眾及

庾亮用事任濩裁物頗失人心豫州 社約自

以名輩不後都下而不豫顧命又 府復不得

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

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

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

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

招納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

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眾八月

以丹楊尹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

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為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

石頭以備之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

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

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

史孚咸之子也 冬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然

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

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

宗以兵拒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

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羨降封弋陽縣王

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 屬羨先帝

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 薰下闡

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以 不與 帝

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
謀反伏誅帝泣曰舅
言人作賊便如此之
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
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
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
日徵之縱不順命為
猶七國之於漢也朝
壺爭之曰峻擁彊兵
變易為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嶠
書曰元規召峻意定
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威
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
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
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
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
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
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
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
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
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
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
臣討胡寇

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兗郡以展唯人之用
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結豫未決參軍言謂峻
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心無生路
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斥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
命温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
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
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
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
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
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
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
四百九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三十一

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相宣謂智曰本以彊胡
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
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
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
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
太守許柳以兵會峻巡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
復以卞壺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內史王
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
軍事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坦陶回言於
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守諸口彼
少我衆一戰決矣共峻未不可往逼先

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

駭難與戰

生物不

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

此使其

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其悔之壬子

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

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

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

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

裒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

頭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

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

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

四百廿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

三十一

長安

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

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

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

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

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眾二萬人濟自橫

江登牛渚軍于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

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

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之兵邀之可

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牛道夜行

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多遣家

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道獨遷妻孥古宮內
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
默趙胤等雷又峻戰于西陵壺等死傷以于
數丙辰峻攻月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
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臺背雍
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眇眇
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
為孝子夫何恨乎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
黃門侍郎周導盧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眾
將陳于宜陽門內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與
弟惸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
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
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
手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
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眾乃安峻兵入臺城
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
速出裒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
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
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裒侍立左右太常
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肅然峻兵既
入叱褚裒公下裒止立不動呵之曰蘇亮軍來觀
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公入後

官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
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捽撻令負擔登岸山裸跣
士女皆以墮席苦草自鄣無草者以土自覆
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
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
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佗時官有布二
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佗物稱是
峻盡費之大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
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之計雅
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
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

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爲侍中
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爲
丹楊尹馬雄爲左衛將軍祖渙爲驍騎將軍弋陽
王羨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羨爲西陽王太宰錄
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
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
以遽蔭覆之吟嘯鼓柁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
杖叩船曰何以覓庾冰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
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
建康不守踰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平
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

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
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
亮亮雖奔吐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三月蘇峻
南屯于湖 又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
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
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
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
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
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
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曰吾
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
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
南參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
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
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
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
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
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
泣登舟陶侃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
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
刻後月半太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一
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遂疑惑遠近成貽之

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於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齒齒相依也玃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言賊此聲難追僕以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相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

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温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亮元以

謝天下亮甘極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曰曰
廢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各自責風止可
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采
邪即與之談女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率四
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
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
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
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
鍾雅少待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
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万等補司馬督
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庫爲帝
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亡光祿大夫荀
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
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
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
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
聚之後苑使庾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
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
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
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以
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
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

汝當捨生而義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其家信
鬻其環珮以為軍資護以庾冰當還舊仁即
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
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温
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
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
栢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告其眾曰兵
渡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
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
表寶為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
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
皆受鑒節度鑒帥眾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
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內辰侃等舟師直指石
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
望見士眾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温嶠能
得眾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
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
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
軍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
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
君子殷融為小人宣城內史栢彞聞京城不守
慨流涕進屯

洪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

復

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
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
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以
之縱將敗左才勸縱退軍縱曰吾受相侯厚恩當
以死報吾之不可負相侯猶相侯之不負國也遂
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
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
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
根請築白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
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
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
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
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
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
孔坦曰本不須召郝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
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
口立大業曲阿度亭二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
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相撫襲淦口陶
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
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相宣與
往收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體徹鞍寶死人踴
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

溫嶠寶進一和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成會嶠以之
復歸石頭和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
趙將石聰不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舉
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一蘇峻腹心
賈寧聞和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
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
貳於峻導使參軍表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
導携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溫
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
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
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
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
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
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
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
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矣
忠良筭徐來珍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
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擊
衆杖義故也一約小賢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雖
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一李
拾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
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

恩事若克諒，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以身謝。先帝百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心指於公矣。毛金言於嶠曰：「官能留陶公，乃往。」侃曰：「公本應鎮無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一疆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若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都鑿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鑿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鑿壹三軍邪？將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不習步戰，救上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召石

頭則大業白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頌及其將斤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嘶侃部將彭世李干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崗弘徽攻慶寧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晔及弟尚書左僕射阮說行術以死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惟晔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伯爲本州大中正黜其品及讓爲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戮見伯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執以懼讓盡心救衛伯乃得

免 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
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眾
出降 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
及祕閣之寶登城射殺數千人晃謂寶曰君名勇
果何不出 闕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 闕晃笑而退
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
大破之於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温嶠擊斬之
韓晃等懼惟以其眾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
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
據抱帝太升温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
陽王秉并其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侃與
任讓有怨 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
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
曰蘇武使匈奴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
弘徽等或於已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
乙未揚州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
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鑒遣參
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
以建平園爲宮温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
會稽二論紛紛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
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
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

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巨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楮芟為丹楊三月壬子論平蘇峻殘芟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寧州諸軍事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其衆不可殫及二子眈盱栢彞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

下雖垂寬宥全其苦口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
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
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
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
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湖陶侃温嶠之討蘇峻
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下
躬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
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躬阻軍顧
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
宜加寬宥轉躬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爲
光祿大夫領少府躬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
常侍謚曰敬

臣先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
身苟免卞躬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
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
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
導乎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晉明帝太寧三年冬十一月慕容廆與段氏方睦
爲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
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
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自

益疆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二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官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正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慕容皝初嗣公用濼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忘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嚮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

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仁自平郭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恤恒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五口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有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與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奕尉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平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終壽共

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執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降於仁。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封弈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執追思、皇甫真之言，以真爲平州別駕。九年春二月，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募輿泥，並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塗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執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弈等共救之。執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弈，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弈整陳力戰，故得不沒。蘭欲垂不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效功，慎重審已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執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日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

擒無有餘瑾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
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
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
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
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
從之 夏四月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冬十一月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
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鑿單騎走居就新
昌等縣皆降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
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
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

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
安輯遺民 十二月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
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二年春正月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
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
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
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
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壬午皝
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
百餘里至歷林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
候騎以告仁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

不窮追及甄至仁以爲甄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
知甄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
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
甄仁衆沮動甄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
叛遂擒之甄先爲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
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甄執而斬之王
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鑿皆東
走幼中道而還甄兵追及楷鑿斬之壽充奔高麗
自餘吏民爲仁所誑誤者甄皆赦之封高詡爲汝
陽侯 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甄
詠趣武興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
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爲蘭
聲援甄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甄引兵
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甄遣司馬封弈帥輕
騎追擊大破之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
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弈帥騎數
千伏於馬兜山三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弈
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三年春三月慕容甄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
連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
兩輸乙連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
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甄子遵於興國城遵

擊破之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
尊禮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
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
之構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
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
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 段遼數侵趙邊燕王
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
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并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
質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
年

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趙

四百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四

四十九

黃佑

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二萬人悉拜龍騰中郎
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
京虎乃以挑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帥
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
為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三月趙
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
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
更與燕鬪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
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以
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
之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

